

· 第二辑 ·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化身博士

(英) 罗·路·史蒂文森 著
赵毅衡 马海良 译

Dazhong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化身博士

[英] 罗·路 ~~士~~ 文森 著
赵毅 ~~士~~ 马海 ~~士~~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身博士/(英)罗·路·史蒂文森(Stevenson, R. L.)著;
赵毅衡 马海良 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ISBN 7-5033-1021-9

I. 化… I. ①罗… ②马… ③赵… Ⅱ. 中篇小说
作品集-英国-近代. I561.4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字数:151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8元(贻) 章

致 读 者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自身的不朽价值和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喜爱，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便常常形成热点。本社组织翻译出版这一套“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绝非想赶风潮凑热闹，也非瞅着这块市场有什么大利可图，是市场的现实和读者的愿望引起我们一番思考后采取的一个举措。

世界名著，因其经典，配以豪华装帧，出版“珍藏本”、“礼品本”顺理成章；然以目前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准，收藏图书者、以书送礼者，在读者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世界文学殿堂中，经典作家多如繁星，经典作品浩如烟海，以工程式的鸿篇巨制“文库”、“套书”出版当无不可；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青年，个人有这种购买能力者、有时间通读者，又会有多少？“大众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大众，开宗明义即人民大众。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是为人民大众的。策划者为这套丛书刻意设计了一个类似商标的标志，图案是一只眼睛，瞳仁由

“D”和“Z”（即“大众”二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其含义无庸赘述。这一标志概括了这套丛书的出版主旨，我们给它定的位置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名家翻译，高品位，低价格，面向大众，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青年，面向工薪阶层。

“大众丛书”拟从世界范围内遴选 50 位经典作家，从每位作家的著作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名篇结集，一位一册。图书定价比现时市场的通常书价标准下降 30%，把出版社的利润直接让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使更多的读者以尽量少的投资，花尽量少的时间，尽量多地欣赏到世界优秀文学名著。

但愿广大读者能接受我们的一点微薄心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前 言

读过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 这位 19 世纪后半期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作品的人，绝大部分会心悦诚服地赞同这是一位少有的能让自己真正惊喜激动的作家。史蒂文森的作品中有着非常逼真的生活场景，对人情人性的洞察也令人称绝，作品中的哲学问题之深刻性和重大性完全可以和最好的哲理小说媲美。但是作为艺术家的史蒂文森的独特风格和魅力在于，他把这些材料处理得让读者爱不释手、惊心动魄；如果艺术家的作品能达到让读者“爱不释手”和“惊心动魄”的程度，也可谓一种极致了。

《化身博士》至少在英美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当年刚出版就经常被盗印，据说牧师们讲道也用上此书，后来数次改编为舞台剧或搬上银幕。高大正直的杰基尔博士在实验室里研究出一种“分身”药剂，只需吞一点药剂，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变成另一个肉身——寻欢作乐、放纵自己的坏人海德——或作恶之后变回为正人君子的杰基尔博士，这真是一件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再加上前面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情节事件，使这部作品有了“科学小说”和“神秘小说”的声誉，但是我们以为最关键的一点是，这里的“神秘性”和

“科学性”与作品的主题——“人事实上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形成了极强的张力，也就是说，我们在合理性和荒诞性、神秘性和现实性以及其它种种对抗性的交汇点上看到了人性的或我们自己的“惊心动魄”的一面。在《约翰·尼柯尔森的磨难》里就能看到许多精彩的心理描写，有时甚至有些意识流的特征，或者说意识的流动与现实的动作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尤其是约翰在三天没吃饭并且又冻又饿又惊又怕时的那种恍恍惚惚的状态。虽然史蒂文森的作品极尽天马行空、挥洒自如之能事，但是读者仍能经常感觉到史蒂文森不滥一词的简洁文笔和对小到每一个细节的无意中的有意安排和控制。他所刻画的人物，在性格复杂性的深层，又保持着某种性格的一致性；它与奇异斑杂的场景情节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他的作品中还经常有那么一位敏感而冷静、虑周而果断、勇敢而正直、幽默而从容的当事人，这也许正是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和严酷多舛的生活里象征确切性和可靠性的一种力量吧。

马海良

1998年5月

MU 目

LU 录

致读者..... (1)

前 言..... (1)

化身博士 (1)

法乐萨海滩 (77)

约翰·尼柯尔森的磨难..... (158)

化身博士

门的故事

律师厄塔森先生是个身材高瘦、面目粗犷的人。脸上从无笑容，生性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叫人觉得此人索然乏味——但说到底，他却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每当好友相聚，只要酒合口味，他的眼光中便充满一种敦厚的温情。他的品格确实从未在谈吐中表现出来，但饭后他那沉默的面容却是这种品格的象征，而他的行动更是这种品质有力的证明。他律己极严，独处时只喝杜松子酒^①，目的是煞一煞喝上等佳酿的瘾头。虽然他喜爱戏剧，可他已有二十年没进剧院的门。不过，他对别人却很能大度宽容，虽然有时对某些人一味胡作非为

① 杜松子酒：一种价格适中的酒。

的精神倾向表示关注，甚至有点嫉妒。但无论闹到何种地步，他都宁可提供救助，而不愿加以指责。他经常颇为风趣地说：“我不反对该隐的歪门邪道^①，我放手让我的兄弟上魔鬼那儿去。”有这样一种性格，他就只好经常做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的最后一个正派朋友，发挥最后一点良好的影响；这些人，只要上他家来，他都一如既往地对待，没有一丁点儿势利。

无可置疑，厄塔森先生之乐于行善原是他的天性，因为他是个最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人。甚至他的友谊也建筑在一种与人为善的信仰上。接受命运为他安排的现成的社交圈子，是一个人处世谦恭的标志。而这也就是律师的交友之道。他的朋友多半是亲戚，或是结识多年的熟人。他的感情就像常青藤，年代越久越远茂盛，但他对结交的对象却并无特别的要求。因此，毫无疑问，他与他的远亲、有名的花花公子理查德·恩菲尔德之间的友谊也就是按这种格式形成的。好多人对此迷惑不解：这两个人互相看中了对方什么呢？他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兴趣？据那些见到他俩每星期天一起散步的人说，他们之间话也不谈，沉闷得出奇。一旦遇到一个可打招呼的人，俩人都要松一口气。尽管如此，这俩人依然很重视他们例行的散步，把它作为每星期最珍贵的活动。为了散步时不受打扰，不但可以把娱乐抛到一边，甚至连分内的要事也可置之不顾。

① 该隐的歪门邪道：据《圣经》载，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该隐是长子，但却是个“不信神的恶棍”，经常和“善良虔诚”的兄弟亚伯发生争吵，最后竟杀死了亚伯。

事情发生在他们某一次散步的时候。那天，他们走到伦敦闹市区的一条小街上。街很窄，但还算安静。平时不是星期日的时候这里生意倒也相当兴隆。街上的居民看来大都家底殷实，而且巴巴实实地想着再富一些。所以把多余的钱全用在装点上，于是大街两边的橱窗更显得引人注目，就像两排笑容可掬的女店员。即使在这星期天，那些色彩缤纷的陈列已罩上纱幕，路上行人稀少。尽管如此，这条街与周围那些邈远的街相比，仍然光彩照人，有如森林里烧着的一把火。刚油漆过的百叶窗，擦得光光的黄铜把手，整齐清洁，色调明丽，吸引着过路人的注意，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顺左手拐弯，走过两个门面，墙上开着一扇门，通向一座院子。这里有一幢模样难看的两层楼的大房子，它的山墙紧挨着街边，没有窗户，只在底楼有个门，门楣以上的墙面早已褪色，好像没眼睛的额头。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已长期无人打扫，显得又脏又乱。门上既没铃，也没门环。漆皮起泡，斑斑驳驳。流浪汉懒洋洋地靠在那儿，在门板上划燃火柴；孩子们则在台阶上摆小摊；小学生在墙根凸缘上试刀子。差不多有一代人之久，从没人把这些不速之客赶走，把糟蹋坏的地方修复……

恩菲尔德先生和厄塔森律师这时正走到街对面正对着这道门的地方。恩菲尔德举起手杖指了指门说：

“你注意过这门吗？”他问。他的朋友回答表示肯定，他又说：“这扇门在我记忆中牵涉到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哦？”厄塔森说，他的声音有点异样，“怎么回事？”

“呃，是这么回事。”恩菲尔德叙述起来，“那是一个漆黑的冬夜，凌晨三点钟左右，我刚从天涯海角某个地方回

来。一路上什么都看不到，只见到街灯，一条接一条的街。所有的人都沉睡了，街上空旷得像座教堂。我一个人听啊听啊，最后竟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希望看到一个警察才好。正在这时我忽然看到两个人影：一个矮个儿男人，正噤噤地快步朝东走；另一个是个小姑娘，大约八九岁到十岁的模样，她正在一条横街上拼命奔跑。你瞧，这两个人当然会在转角上撞做一团啦。接着出现了可怕的事：那男人若无其事地从孩子身上踩过去，听任她躺在地上尖叫！听起来倒没什么，可是那景象实在可怕。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他好像印度教的神车^①，从人身上碾过去一般。我大喊一声，猛追上去，抓住那位绅士的领子，把他揪回原地。这时那里已经有一大群人围住那惨叫着的孩子。但这人表现得非常冷静，也不反抗，只是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如此凶恶，使我顿时浑身冷汗。那些闻声跑来的人是女孩家里的人。不久，医生也到了现场。原来那女孩子就是家里打发去请医生的。据医生说，孩子的情况还不怎么要紧，主要是惊骇过度。你大概以为事情就此可以了结了吧？怪就怪在这儿。我第一眼就对这位绅士十分憎恶；那孩子一家当然不用说了。可那医生竟也如此，这使我十分诧异。他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行医者，说不出多大年纪，相貌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一口爱丁堡^②

① 印度教神车：印度教大神毗瑟拿的神像，供奉在一个12世纪建的巨大神庙中。每年一度宗教大节，此神像被一辆三十五英尺见方，四十五英尺高，有十六个轮子的大车拉着去另一神庙接受朝拜。据说印度教笃信者在教节最后一天神车转回时，往往投身于此车七英尺直径的巨轮下，让自己被车碾死，凭此真诚，可得永福。

② 爱丁堡 (Edinburgh)：苏格兰一城市名。

口音，冷冰冰的，就像一管苏格兰风笛。嘿，先生，那医生跟我们一样，每次朝那家伙瞅一眼就会一阵恶心，脸色发白，仿佛恨不得宰了那家伙。我明白他心里想什么；他也明白我的心理。既然‘宰’了他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就取中策。我们告诉那家伙：我们能就这桩事大做文章，叫他的名字从伦敦这头臭到那头。要是他在社会上有交际来往，有点儿信用，那就会立即丧失殆尽。我们就这样连吓唬带威胁；一面尽可能地把妇女们拦在外围，因为她们个个都已经变得像妖婆那么疯狂。我从没见到过这么一圈仇恨的脸孔。而这个陷入重围的人却漠然置之，阴森森的，似乎在嘲弄我们——我看他也吓得不轻——但是他应付自如。先生，这人就像个魔王，毫不在乎。他说：‘要是你们想拿这件事来敲竹杠，我自然也没办法。没有一个正派人愿意出乖露丑。你们开个价吧！’哼，我们逼他赔偿孩子的家庭一百英镑。他显然不同意，但看到我们这么一大群人个个摩拳擦掌，存心拿他下手，他终于也只好认了。接着的问题是如何付钱。你猜他把我们带到哪儿？就带到这门口！——抽出一把钥匙，开门走进去，接着又出来了。带着十镑金币，余额是一张开给库茨银行的支票，写着‘见单即付携支票者’，签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我不便说出来，虽然这是我的故事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至少我可以说这名字是尽人皆知，而且常常见报的。钱数确实不小，但这签名如果是真的，当然比这笔金额值钱得多。我冒昧地向那位绅士指出这张支票大有可疑之处：一个人哪能清晨四点钟闯进别人屋里，拿出一张几乎有一百镑的支票！但他淡然一笑：‘放心，我跟你们待在一起，等银行开门，我自己拿这张支票去兑现。’于是我们朝银行

走去。医生、女孩的父亲、一伙朋友，还有我，先到我的房间里坐等天亮。第二天一早，我们用过饭，一齐上银行去。我亲手递进这张支票，并说我完全肯定这签名是伪造的，不料结果并不是这么回事，支票是真的！”

“嘖——嘖。”厄塔森惊叹起来。

“瞧，你的感觉跟我一样。”恩菲尔德说，“是啊，这是个很糟糕的故事。那人是个谁也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家伙，一个真正该下地狱的恶棍；签支票的人家资巨富，赫赫有名，而且，更糟糕的，是你们这批所谓功成名就的人中的一个。依我看，这是桩讹诈案。一个老实人，不得不为他年轻时干的蠢事付出代价，因此这个门里的房子可以叫做讹诈堂吧。但即使这样解释，有的地方还是不太清楚。”他补充说了这一大段话，重又陷入沉思。

但厄塔森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你不知道签支票的人是否住在这房子里？”

“应当住在里面，不是吗？”恩菲尔德说，“但我却碰巧注意过他的住址，他住在另一个广场。”

“你从来没打听过那门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家吗？”厄塔森问。

“没有，先生，我做事尚知分寸。我很想问个清楚，但这有点像参与末日审判。你若这么一问，就好像从山头上推下一块石头，静坐在山头看着那石头朝下滚，撞动别的石头，不用多久，一个老实人（完全出乎你意料的人），就会在他自家后院里，脑袋被石头打中，这一家就得换主人！不，先生，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越是怪事，就越要少问。”

“真是条好规矩。”律师说。

“但我察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恩菲尔德说，“它不像一幢房子，没有别的门，也没有人进出，要隔好多天，我那故事中的主人公才进出一次。底层没窗，二层楼上有一三窗朝着那块小空地，擦得很干净，但总是关着。还有一个烟囱，大部分时间都在冒烟，所以里面肯定有人住。但也难说，院子里房子挤得很紧，说不出哪幢连着哪幢。”

俩人又默默走了一段路。厄塔森忽然说：“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可真好。”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恩菲尔德回答。

“尽管如此，”律师接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往那个小孩身上踩的人的名字。”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说，“我看这关系不大。此人名字叫海德。”

“嗨！”厄塔森说，“他什么模样？”

“很难描绘！他的相貌上有点很怪的东西，有一种叫人不快，叫人厌恶甚至害怕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讨厌一个人达到如此程度，但我说不出什么原因。他该是什么地方有点畸形吧，他给人一种强烈的畸形感。但我说不出到底哪儿出了毛病。他是一个相貌奇特的人，但我也说不出究竟什么地方特别与众不同。不，先生，我帮不上忙，我描绘不出。这倒不是因为记忆力不行，我敢说就在此刻他的脸还浮现在我眼前。”

厄塔森先生一言不发，继续走了一段路，显然是在沉思，最后他问：“你肯定有把握他用的是一把钥匙？”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诧异得不知说什么好。

“是啊，我明白，”厄塔森先生说，“我明白我这问题太

古怪。事实上我并没问你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我已经心里明白。你瞧，理查德，你的故事正击中要害。你要是在哪个细节上说得不太精确，最好纠正一下。”

“我觉得你应该早点提醒我才对，”恩菲尔德不无恼怒地回答他，“我像个老学究一样精确。那个家伙有把钥匙，而且，他现在还带着，一个星期前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塔森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做声。但那年轻的恩菲尔德又说下去：“这是又一个教训：我太多嘴多舌了。真惭愧。让我们讲定，今后别再提这事了。”

“我由衷地赞同，”律师说，“理查德，让我们握握手，一言为定。”

寻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厄塔森先生回到他那单身汉的家里，心情烦躁，坐下来吃饭时没一点胃口。他每星期天的规矩是：晚饭吃完，坐在炉边，一卷枯燥的神学著作放在桌上，直到邻近的教堂钟敲十二响，他才上床，心情坦然舒畅，对上帝的恩德充满感激之情。但这天晚上，桌布一撤，他就拿了一支蜡烛走进他的事务处，打开保险箱，从最秘密的地方取出一份文件，那文件封面上写着：“杰基尔博士遗嘱”。他坐下，满面阴沉地研究文件内容。这遗嘱是立书人亲笔写的。厄塔森先生虽然受托负责执行已经立好的遗嘱，但当初立书时他却拒绝给予任何帮助。遗嘱上不仅规定在拥有医学博士、民法学博士、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等等头衔的亨利·杰基尔博士逝世时，他所有的财产转入他的“朋友兼恩人”爱德

华·海德之手，而且还规定在杰基尔博士失踪，或无缘无故连续三个月不见踪影时，爱德华·海德也立即可以继承亨利·杰基尔的财产。除了给博士亲属的几笔小数目外，没有其他任何附加条件或义务。

这份遗嘱一直是律师的肉中刺。作为一个律师，他对这种条文感到生气；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尊重生活习俗的人，他也感到恼火。在他看来，荒唐的想入非非是不正派的。更使他气恼的是，直到今天之前，他对这个海德一无所知！而今天，情况突然一变，他对海德已有所知，这使他气愤。本来，当这名字只是他无法了解的一个谜时，事情就够糟的了；而现在，这名字上又添加了那么可恶的品质，情况就更糟。

从那些长期遮住他视线的虚无缥缈的迷雾中，现在突然跳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恶魔！

“我原以为这是发疯，”他说，把那引起他强烈反感的文件放回保险箱，“现在我开始害怕这是桩非常丢脸的事。”

说了这话，他吹熄蜡烛，穿上大衣，走向卡文迪许广场那座医学城堡，那里住着他的朋友，杰出的拉尼翁医生一家。他在那儿诊治蜂拥而至的病人。“要是有人知情，那只有拉尼翁了。”厄塔森心里想。

那面孔一本正经的管家认识他，把他迎进去，没来通报一类的繁文缛节，直接把他带到餐厅。拉尼翁正坐在那儿喝酒。这是一个生性和蔼，心广体胖，衣着讲究，脸色绯红的绅士，蓬乱的头发过早地白了。他声大嗓粗，有种毅然决然的风度。看到厄塔森先生，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伸出双手表示欢迎。看那殷勤的姿态，就像在演戏，然而这却是出自